春申舊夢

文：老毒　畫：李敦裕

我帶你回家敦倫

「我要走了。」

小張送白月琴到門口。

後天下午三點，白月琴到「小江南」後，再半小時他們即走，跳上三輪車，白月琴要車夫到「諾福克」，再對小張說：

「那種家庭旅館安全，尤其是白天。」

「貴些。」小張說。

「你以爲我請不起？」

「以後，我帶你回家敦倫。」

「敦倫？」白月琴笑了：「我們又非夫妻，離開『諾福克』，我們到『惠爾康』，你請我吃『曹家渡』『惠爾康』。」

「吃又又鷄？一吃再吃。」

「極『鷄』下面要加一個字，吃！」

「你眞風趣。半小時後請你吃鷄吧！」

他們在「諾福克」甘了三小時半，梅開二度不足還孫食，小張感到白月琴並非理想的妻子，若是明媒年結婚，她到狼虎之年，自己要當綠帽呢！

他們抵「惠爾康」，喝的是純白蘭地，不加水與冰，以策安全。醺罷，跳上野鷄汽車，小張把白月琴送返後自己賦歸。

明天早晨，小張在花園中遇到薛媽抱着嬰兒，他也想抱一下，却始寶寶出境，薛媽對他道：

「少爺！小毛頭很乖。」

「是你領得好。」小張說，「小毛頭更好看了，因爲奶媽媽長得好看。」

薛媽紅暈雙頰，小張向她揚了揚手道別，他出門時，與她四目相接呢！

此日，小張午夜夢迴，用了洗手間出來，與人相撞，即使在黑暗中，她也能辨清是薛媽，即把她摟住，她掙脫輕輕說道：

「不可以的。」

「你大概去小解，進去吧！」

薛媽進浴室了。（二一七）

二一五：補償的辦法

闊樹峰想，無論如何，他對蒙莉必須有所表示，否則心裡實在過不去，他知道自己到底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終於，闊樹峰想到了一個給蒙莉補償的辦法。而且，他想到就做，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一切工夫。他事先不讓蒙莉知道，希望能給她一個驚喜。

迷霧　陳浩泉

這末，闊樹峰又約了蒙莉出來。

「今天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坑呀？」上了車後，蒙莉問。

「今天不去坑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看樣東西。」闊樹峰說。

「又在坑什麼花樣呀？」蒙莉睨了他一眼。

「對不起，先賣個關子，等會兒才揭出。」闊樹峰故作神秘。

他駕着車子，來到維多利亞公園旁邊的一處住宅大廈，把車子駛進了大廈的停車場泊好，然後帶蒙莉上樓。

「到什麼地方去呀？」蒙莉忍不住又問他。

「別心急，上去你就知道了。」闊樹峰笑笑。

從電梯出來後，闊樹峰掏出鑰匙開了其中一個單位的門，然後請蒙莉進去。

蒙莉帶着疑惑的心情，跟着闊樹峰進了屋子。

屋子裡裝修得很漂亮，燈飾、壁畫一應俱全，而且大多是名貴的歐洲貨品。

看得出屋子的主人是很有品味，也很懂得享受。

客廳和飯廳是連在一起的，相當寬敞，光綫充足，視野也極佳。

二一七：男人多心

蒙妮坦曰：「個個都仙人指路，我豈不是唔使搵食？」

阿占曰：「說話講到此處爲止，你不信，我亦有符，不過恨鉛難返，喊都無謂。」

蒙妮坦返入貴賓房，林華已埋了單，曰：「是否同哥仔講電話？」

蒙妮坦曰：「非也，屋企而已。」

林華曰：「屋企個男人乎？」

蒙妮坦曰：「吓！也你D男人咁多心㗎！」

林華笑：「男人多心好，否則我又點會鍾意你，然否？」

兩個人出街，一齊去消夜，阿占同發仔架車，就在附近，一直跟尾，見林華去到一間夜店，於是泊好車聽嘢。

林華曰：「靚女，如果你餓，可以食多D。」

蒙妮坦曰：「我不想肥㗎！食少少喇！」

林華曰：「好，食少少好！食得飽，有法子跑得都，我跑長途者也！」

蒙妮坦吃吃笑，曰：「也你咁長氣者耶！」

林華曰：「當然了，一試便知龍與鳳！」

蒙妮坦曰：「我同你講話睇中皮褲，現時我又不想買矣！」

林華曰：「吓？又起價乎？」

蒙妮坦曰：「林生，我不想買。」

林華曰：「乜意思？你不陪我去馬？」

蒙妮坦曰：「對唔住呀！我肚痛。」

林華曰：「有緊要，一陣同你卒下。」

蒙妮坦曰：「冇用者也，我又要去洗手間矣！」

二一七：萬紫千紅一片海燈

等候「唱名」，田壽民陪住姬娜並坐在十多排長靠櫈的右前方。「我很緊張！」她低下眉向壽民說：「叫到我名字時，你爲我翻譯，我的英語的這些不熟。」——「放心，幾乎大部份同法文字相通，尤其派司波多這類的字。」

「到了，你！」兩人向十二號窗走來。果然這位壯壯的盲員，見是一位艷婦，顯出香港官員百多年的對待白種人的「禮貌」——「這些証件須存在這裡等候僱請公司填寫保証書——我們會寄出。您的派司波多是旅遊簽証最長期的，三個月。請收回。在批准後，我們直接通知僱主，貴公司，大約一個月內可能有通知寄到。」姬娜全聽懂了。意想不到的「快艇」。

壽民不同來也可以，由於華泰是大企業機構。但壽民仍代問了一聲：「去旅遊可以麼？」——「當然可以，但簽証時，本人必須在香港，有可能同時發給一張外國僱員身份証，這在通知後的四個星期內辦手續。」官員禮貌回答。他們快樂地就近桌的士回了假日酒店海濱館，將派司波多存入本號房在酒店的保險箱內。壽民告知她：「有重年在港的身份証，三年後由北京回了香港，請律師樓代辦領新身份証的中國人，每二週繳延期費一次，現在繳到六次了，還在等候！我一個長髮的兒子——說人手不夠。但方才你們歐洲各國人的窗口却不忙……英國呀，這地方是英國的——不，女王皇冕上的一粒綠豆大的鑽石呀！」

「戴太太原不答應割讓地交回的，她只應允租借地九十九年滿期，無條件交回！我讀了所有巴黎前幾年的報道，我還在中學呢。」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呀！鐵娘子受香港環境上的壓力，終於答應簽了協定。」壽民開了新車，陪姬娜過海，過隧道來至香港仔，泊車後同渡上了大海鮮水上酒樓——「這間直是電光世界！」姬娜未料到有這一水城，只見日本旅遊除，一除除地擺着大圓枱——「這是旅遊社必有的節目之一！」

「眞是一片太平景象！不能有改變，否則一切完蛋！」姬娜同壽民還了個鮑角小座頭——魚蝦蟹——「這是海鮮！」他低聲向她耳邊說：「海、蟹、和X（愛克斯女士）三音百分之九十八相同——是方言的沈爾凹！」她詫異了，他說：「中國十八行省，還有內蒙自治區，西藏自治區……，至少對女人的那話兒各有方言！」

姬娜笑的直倒：「那麼對男性的名詞哩？」——「當然在粵語方言裡也不止二三個！」兩個見白灼蝦已送到——「老鼠斑沒有了，只有青衣！」——「好！小伶的。」他們開始進食。

二一七：她約會永年與萬昌

好吧！既然永年有此興趣，我就索性約卜萬昌和永年，在淺水灣酒店的茶座喝下午茶，談個清清楚楚。

事前，我不讓永年知道，我約他，又約萬昌。我也不讓萬昌知道，我約他，又約永年。我也特別安排讓各人分頭而去。

時間，是下午三點鐘。

是日下午，我當然到得最早。我找到一張桌子坐好，等候在那裡。

永年和萬昌一起走進茶座。

兩人彼此打量，兩人都溜目四顧尋找目的物。當兩個男人的視線投落我身上，我站起來，笑着向他們招手。

兩人都尷尬地向我走來。我却扮演着一個活潑親善的角色，招呼兩人坐下，一在我左邊，一在我右邊。

「雅鳴，你——」兩個男的同聲。兩雙眼睛盯望我。

我却提醒自己，必須演好這段關係我今後婚姻幸福的好戲，我笑着說：

「很對不起，事先沒告訴兩位，我把你們都約來。」

「雅鳴，」卜萬昌盯望我：「究竟有什麼重要事情，你約我和他——」

我說：「萬昌，對不起，我約你來此，是要向永年証明一件重要的事情！」

「証明一件重要的事情？」萬昌滿面訝異。

侍者走來，他分不出誰來喚喝的，我替他們叫了咖啡和西餅。

我說：「對，我要向永年証明，過去，我應你的約，和你一起玩，只不過是友情！」

萬昌愕愕：「友情？」

「對了、只有友情，沒有愛。」

萬昌睜大眼睛，失望地盯視我：

「雅鳴！」

我說：「對永年我才有愛。告訴你，我已得到爸爸的同意，取消我和他的兄妹關係，今後，我們要訂婚！」

萬昌絕望地說：「雅鳴！你要三思呀！」

我說：「我已十思了！」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愛滋狂人

■田長歌

二一七：男人多心

蒙妮坦曰：「個個都仙人指路，我豈不是唔使搵食？」

阿占曰：「說話講到此處爲止，你不信，我亦有符，不過恨鉛難返，喊都無謂。」

蒙妮坦返入貴賓房，林華已埋了單，曰：「是否同哥仔講電話？」

蒙妮坦曰：「非也，屋企而已。」

林華曰：「屋企個男人乎？」

蒙妮坦曰：「吓！也你D男人咁多心㗎！」

林華笑：「男人多心好，否則我又點會鍾意你，然否？」

兩個人出街，一齊去消夜，阿占同發仔架車，就在附近，一直跟尾，見林華去到一間夜店，於是泊好車聽嘢。

林華曰：「靚女，如果你餓，可以食多D。」

蒙妮坦曰：「我不想肥㗎！食少少喇！」

林華曰：「好，食少少好！食得飽，有法子跑得都，我跑長途者也！」

蒙妮坦吃吃笑，曰：「也你咁長氣者耶！」

林華曰：「當然了，一試便知龍與鳳！」

蒙妮坦曰：「我同你講話睇中皮褲，現時我又不想買矣！」

林華曰：「吓？又起價乎？」

蒙妮坦曰：「林生，我不想買。」

林華曰：「乜意思？你不陪我去馬？」

蒙妮坦曰：「對唔住呀！我肚痛。」

林華曰：「有緊要，一陣同你卒下。」

蒙妮坦曰：「冇用者也，我又要去洗手間矣！」

二一七：補償的辦法

闊樹峰想，無論如何，他對蒙莉必須有所表示，否則心裡實在過不去，他知道自己到底是一個有良心的人。

終於，闊樹峰想到了一個給蒙莉補償的辦法。而且，他想到就做，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一切工夫。他事先不讓蒙莉知道，希望能給她一個驚喜。

這末，闊樹峰又約了蒙莉出來。

「今天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坑呀？」上了車後，蒙莉問。

「今天不去坑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看樣東西。」闊樹峰說。

「又在坑什麼花樣呀？」蒙莉睨了他一眼。

「對不起，先賣個關子，等會兒才揭出。」闊樹峰故作神秘。

他駕着車子，來到維多利亞公園旁邊的一處住宅大廈，把車子駛進了大廈的停車場泊好，然後帶蒙莉上樓。

「到什麼地方去呀？」蒙莉忍不住又問他。

「別心急，上去你就知道了。」闊樹峰笑笑。

從電梯出來後，闊樹峰掏出鑰匙開了其中一個單位的門，然後請蒙莉進去。

蒙莉帶着疑惑的心情，跟着闊樹峰進了屋子。

屋子裡裝修得很漂亮，燈飾、壁畫一應俱全，而且大多是名貴的歐洲貨品。

看得出屋子的主人是很有品味，也很懂得享受。

客廳和飯廳是連在一起的，相當寬敞，光綫充足，視野也極佳。

二一七：男人多心

蒙妮坦曰：「個個都仙人指路，我豈不是唔使搵食？」

阿占曰：「說話講到此處爲止，你不信，我亦有符，不過恨鉛難返，喊都無謂。」

蒙妮坦返入貴賓房，林華已埋了單，曰：「是否同哥仔講電話？」

蒙妮坦曰：「非也，屋企而已。」

林華曰：「屋企個男人乎？」

蒙妮坦曰：「吓！也你D男人咁多心㗎！」

林華笑：「男人多心好，否則我又點會鍾意你，然否？」

兩個人出街，一齊去消夜，阿占同發仔架車，就在附近，一直跟尾，見林華去到一間夜店，於是泊好車聽嘢。

林華曰：「靚女，如果你餓，可以食多D。」

蒙妮坦曰：「我不想肥㗎！食少少喇！」

林華曰：「好，食少少好！食得飽，有法子跑得都，我跑長途者也！」

蒙妮坦吃吃笑，曰：「也你咁長氣者耶！」

林華曰：「當然了，一試便知龍與鳳！」

蒙妮坦曰：「我同你講話睇中皮褲，現時我又不想買矣！」

林華曰：「吓？又起價乎？」

蒙妮坦曰：「林生，我不想買。」

林華曰：「乜意思？你不陪我去馬？」

蒙妮坦曰：「對唔住呀！我肚痛。」

林華曰：「有緊要，一陣同你卒下。」

蒙妮坦曰：「冇用者也，我又要去洗手間矣！」